Issue No.
64
（總第一四八期）
(Original Issue No. 148)
二〇二〇年五月
May, 2020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校友專訪：余秀嶽 Page 06

神學院在線 Page 08

2020年「另類」步行籌款 Page 10

非常的一年
學生會會長卸任感言 Page 11

人間有情 Page 11

我離開之後
（約 17:6-19）

邢福增
本院院長

之「後」……

今天是 2020 年 5 月 21 日，還有 71 日就是 7 月 31 日，也是期盼已久卸任院長的日子。這是我最後一次以院長的身分在結業崇拜講道。對在座的同學來說，誰人在講，又在講甚麼，其實都不重要，反正過了今晚，都會忘掉；但於我而言，卻不是這樣。記得去年結業崇拜的講道〈在咖啡冷掉之前〉，我形容自己這六年是一趟治療癌症的療程，終於快要打最後一針了……大家可以想像我期盼「這時候」的心情嗎？

「時候到了」，我很高興嗎？當然，但事實又不是那麼簡單！因為，我（們）從來沒想到 2020 年會是這樣來到……回首過去一年，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怎樣走來，之後等待我（們）的又是甚麼？多少時候，許多片段仍然在腦海中浮現，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像昨天般歷歷在目。如果說，苦難將香港人連結在一起的話，那麼，作為苦難共同體的獨特個體，卻仍要獨自去面對各種創傷（Trauma）—— 個人的、家庭的、群體的、社會的……近日大家都會談及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好像說雖然有壓力，但畢竟是在創傷之「後」。一般災難，災民是在「災『後』」去重建及療傷，但我們面對的卻不同，像大海嘯般持續侵襲，一波過後，還有一波，沒有最壞，只有更壞。每一波都帶來新的創傷……何時才是「後」？這個「後」會是怎樣的光景？抱歉，我們都不知道……我唯一知道的，是再過 71 日，就是這一章的終結……下一章如何，雖然尚有許多變數，但起碼，我會盡力寫好……讀歷史的時候，有時會慨嘆，如某些人物（如吳耀宗、陳崇桂、趙紫宸……）早點離世，他們的人生及歷史評價，會很不一樣……但他們又會否有同樣的遺憾？

耶穌的告別禱告

今晚選讀的三段經課，有一個共同點，是是與告別有關。為何選這三段經文？因為，這是一位快要卸任的人在結業崇拜的分享。按教會節期，再過數日，剛好是基督升天後主日。《約翰福音》十七章的分離禱告應很合適今晚。《約翰福音》從十三章最後晚餐開始，一直到十六章止，聖經學者稱之為耶穌的「最後/ 告別講論」（The Last/Farewell Discourses），然後就是第十七章的告別禱告。禱告後，耶穌便在客西馬尼園被逮捕。耶穌向門徒的告別，一定是語重心長的，中國人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過，細讀下去，不禁問：耶穌向門徒的告別，門徒真的明白嗎？他的告別禱告，門徒又懂得其中的意思，可以跟着「阿們」嗎？

當時耶穌舉目向天禱告，第一句就說：「父啊，時候到了」！主耶穌知道自己離世的日子將至，在世上的使命快要完成，究竟在告別禱告中，他最關心的是甚麼？

首先，從第一至第五節，耶穌是向父禱告，而「榮耀」是其中的重點。耶穌說：「我在地上已經榮耀你，你交給我做的工作，我已完成了」（4）。主確信，他的一生就是為作成救贖的工作而來，現在雖然面對分離與死亡，但他卻為自己能夠完成使命而感到榮耀。人生在世，有甚麼比完成使命，無憾的離世來得有意義呢？但有誰人真的敢說自己的一生是毫無遺憾呢？

無可否認，人生就是由許許多多的抉擇交織而成，我們有時不禁問：昔日某個決定是否真的最恰當呢？如果我有機會重新開始，作另一個選擇，局面會否更為理想？當我們作出如此這般的想法時，反映出骨子裡對這個抉擇或其衍生出來的後果並不滿意，我們對於某些生命中的遺憾仍然耿耿於懷。對不對？我去年在結業崇拜那篇道，其實便為自己處理這個問題。對今年的新生而言，會覺得這一年是混亂的……上學期突然間「被腰斬」，下學期只上了兩星期，就 Zoom 來 Zoom 去。如果統計一下，可能很多一年級生都後悔，早知遲一年才入學……特別是對一年制全時間 MA（基督教研究文學碩士）的同學，這一年，真的充滿遺憾，要真正的釋懷，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然，主耶穌不會對自己的一生感到遺憾，但卻不能說他毫無牽掛。他深知道在離開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便由一眾門徒來接棒。「我到你那裏去；我不再留在世上，他們卻在世上」（11a），父怎樣差遣子到世上，子也照樣差遣門徒在世上。我們清楚見到一幅「父－子－門徒」的圖畫。不過，父與子的關係，跟子與門徒的關係，又豈能等量齊觀呢？三年多來，耶穌實在太了解這群門徒了。他知道他們的底子，明白他們的軟弱。如今主耶穌竟將所有注碼完全押在門徒身上，要是所托非人的話，豈不前功盡廢？「世界恨他們」，門徒會否因為外在的逆境，動搖了他們所領受的道呢？

理想與現實

因此，耶穌在告別禱告中，用了大量篇幅為門徒禱告。主耶穌的禱告分三方面：

一　保守門徒的合一；
二　保守門徒脫離那惡者；
三　叫門徒因真理成聖。

合一指向門徒間的關係，耶穌特別求聖父因着基督的名保守信徒可以合而為一。脫離惡者指向門徒與世界的關係，耶穌求父保守我們可以脫離罪惡。成聖涉及門徒內在屬靈生命的操練，耶穌求父藉着讓我們因着認識真理而成聖。

當我們回看主在分離前夕為門徒的禱告時，內心有着複雜的感受。父差遣子，子沒有交白卷，完成了托付。只是子再把責任交給門徒，便沒有

那麼簡單。禱告中的「他們」是門徒，原來門徒是父賜給子的，子要將父的名顯明給他們，要他們遵守父的道，要將父賜給子的話也賜給他們。當耶穌說，「他們遵守了」「知道」「領受了」「確實知道」（6-8）……我們不禁問：真的嗎？我們甚至懷疑，門徒連這篇禱告的內容也不明白呢。起碼，直到耶穌升天前，門徒都會懷疑禱告的內容。而在耶穌升天之後，情況也不是那麼簡單。

耶穌為門徒祈求：在離開之後，求父保守他們「合而為一」（11b）。只要讀教會歷史，便知道「合而為一」是何等的困難！甚至有人以「合一」為名，將「合一」視作「一統」與「和諧」，反過來去打壓不同聲音。為何要在我的名下「合一」，豈不反映出我的道路超過眾人的道路，唯有我的才是「真理」與「神聖」！耶穌說：「要他們心裡充滿了我的喜樂」（13）。我們真的充滿主的喜樂嗎？還是自我中心，以追求權力與私欲為樂？「保全他們……脫離那惡者」（15）、「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17），但我們真實感受到罪惡權勢的轄制，信仰群體與個體不見得完全可以遠離罪惡，完全分別為聖，紛爭與分裂從沒有中止過，而教會所追求的，正是世界權勢的認同……

我們本是父的

「時候到了」，耶穌要離開門徒，但在耶穌離開之後，門徒不是被遺棄在地上的孤兒。雖然真的有太多的負面經驗，要我們質疑耶穌的禱告是否事實。但這一切，難道耶穌不知道嗎？或者，正因為耶穌知道，所以他才要在告別禱告中記念門徒。原來，「合一」、「喜樂」、「成聖」並不是信仰群體的實然與本質，而是在不理想的現實中，仍要堅持的價值，要在乎的關係。主耶穌提醒我們不要忘記自己的身分，「他們本是你的」（6、9），並不屬於這個「世界」（14），但又奉聖子差到世上（18），活在世界之中（11）。叫我們在經歷各種軟弱與困惑中，仍要抓緊上主的同在。當耶穌說「因真理成聖」（19）時，並不是我們擁有了「真理」，所以自稱有「神聖」的身分，而是提醒我們，離開了上主的「道」（真理），我們的生命就會徹底的陷落與崩壞，黑白不分，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生命的安頓與建立是一生之久的堅持與學習，但敗壞卻可以發生在一瞬之間，一念地獄，急速沉淪……此時此刻，這一切難道我們感到陌生嗎？

那麼，上主的名，上主的道，上主的同在，對我們有何意義？這一切，到底是遙不可及的虛言？還是與地上的我們在糾纏，與我們的生命在拉扯？當人生充滿着各種遺憾時，我們要如何走下去？

只能信靠

是的，人生本身就是充滿着遺憾，較積極的人，只能夠在承認活在種種的遺憾中，仍不放棄，然後悉力以赴，僅此而已。但，是否真的可以撐過去，除了盼望之外，其實我們甚麼都沒有。想起 120 年前的 1900 年，那年同樣是庚子年，一位 68 歲的老人在瑞士養病，收到遠方的消息後說：「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但是我能信靠」（“When I cannot read, when I cannot think, when I cannot even pray, I can trust.”）。他的名字是戴德生（Hudson Taylor），中國內地會創辦人，知道 79 名內地會的傳教士及子女在義和團之亂中殉道後，心如刀插。「我不能看書，不能思想，甚至不能禱告」這幾句，我們都有共鳴，重點是，他憑甚麼力量可以接着仍能說出「但是我能信靠」這一句？或者，如果連信靠的盼望都沒有，那真是徹底的絕望與無助，這時，「信靠」成為唯一可以「信靠」的信念……在這一年，原來我們都經歷過……

1905 年，戴德生重返中國，6 月來到湖南的長沙。內地會在湖南的工作一直很難開展，經過多次努力也無功而返。最後要到 1897 年，才有第

一位內地會傳教士在常德立足。所以，這次戴德生來到湖南，看到自己禱告了三十年的土地終於建立了教會，滿心安慰。庚子之痛，一生永遠不能釋懷，是中國內地會及戴德生永遠的遺憾，但同時，在各種的遺憾當中，他能夠見到自己信靠之後的成果，果真死而無憾。在到達長沙後兩天，載德生就在 6 月 3 日安然離世，生前留下的遺願，是要與早逝的愛妻及夭折的兒女合葬。

戴德生在 1853 年於寧波與一位傳教士的女兒瑪莉亞（Maria）結婚。1867 年，當時年僅 7 歲的長女患腦膜炎去世，1870 年，另一個兒子又因肺病死亡。當時，他們決定把餘下的 3 個孩子送回英國。同年，瑪莉亞剛生下一個嬰孩，卻感染霍亂，結果母子一同逝世。這時是戴德生生命面對最大打擊，也是最孤獨的時候，他曾說：「當我獨處房中，久不見愛妻身影、不聞在英小子女之腳步聲，恐怖的空虛之感向我襲來，至此我方明白為甚麼主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晝夜，當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祂呼求，祂就火速來到，安慰我。」原來，重返中國的決定，不僅是要讓他可以再訪宣教工場，更是讓他可以死在中國，並與愛妻及子女合葬。相信，戴德生沒有帶着遺憾而離開人世。

戴德生在 4 月時的時候，在一封信上提及自己最愛的一節經文，就是《詩篇》119 篇 173 節：「求你用你的手幫助我，因我選擇你的訓詞。」在孤獨、絕望的當下，如何等待上主的手，並且堅持選擇上主的訓詞，相信是戴德生在將要走畢人生旅程時留給他的同工的說話，重要的，他是用自己的一生來為這節經文作註。

我想起哈維爾（Václav Havel）曾說：「盼望和樂觀截然不同。盼望不是深信某件事必定成功，而是認定那件事必有意義，不論它結果如何。」（Hope is definitely not the same thing as optimism. It is not the conviction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well, but the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makes sense,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所以，上主的名，上主的道，上主的同在，就是我們唯一的盼望……

我離開之後

這篇道的題目是〈我離開之後〉，是關乎耶穌的告別禱告。其實，《我離開之後》（What to Do When I'm Gone）也是一本書的名字。有一天，女兒問母親，「如果有一天，媽媽突然離開了，留下來的我該怎麼辦？」於是，便由母親撰文，女兒繪畫，合作完成了這本「媽媽離世指南」。從媽媽離世後的第一天開始，到第二萬天結束。這位母親最後寫道：「請謹記在心，無論妳身邊有多少人陪伴，到最後都只有妳自己一個人面對死亡。這是妳的個人秀。」媽媽又跟女兒說：「事實上，這一直都是妳自己的人生舞臺。早在我離開之前就是了。儘管我的建議妳讓感到安慰（我知道，我的建議從來沒少過），但其實妳早已經知道所有答案。妳並不真的需要這本書。我很樂意與妳一起寫下這本書，但妳並不需要它。沒有我，妳也已經擁有足以面對未來、繼續走下去的東西。我們之間的記憶就像一條長河，將我們永遠連在一起。敞開心胸，讓這條河流向妳、穿過妳，帶領妳繼續向前行。」

想像一下，主耶穌的告別禱告，是否也有相同意思。「請謹記在心，無論你們身邊有多少人陪伴，到最後都只有你們自己一個人面對生命。這是你們的個人秀。」「事實上，這一直都是你們自己的人生舞臺。早在我離開之前就是了。儘管我的禱告讓感你們到安慰（我知道，我的禱告從來沒少過），但其實你們早已經知道所有答案。我很

樂意繼續為你們禱告，因此，你們已經擁有足以面對未來、繼續走下去的東西。我們之間的記憶與關係就像一條長河，將我們永遠連在一起。敞開心胸，讓這條河流向你們、穿過你們，帶領你們繼續向前行。」

時候到了

這是我最後一次以院長的職分宣講了。六年院長任期，除去一年安息年，現在終於「時候到了」。這六年間，香港社會及教會經歷了巨變，而我卻不知為何，竟然會在 2014 年這一年，負起了「院長」的職分走上舞台。作為歷史工作者，歷史讓我看見許多的教訓，但這卻不保證我所作的每一個抉擇，都一定是正確的。有些決定，或會引起別人不快及批評，這從來不是我的個性。有時，午夜夢迴，也會懷疑……六年間，當然經歷許多，也被許多事情所塑造，是否仍能說：我，仍然是我？當然不可能……到底我變了甚麼？是變得好了，或是壞了？在改變中是否仍可保存初心？這一切，只能留待上主及歷史來評價。有人問我，卸任後會否不習慣，不捨得。我明白這個舞台的吸引，伴隨着這個身分的「光環」，但我的回答是，真的不會。所以，大家也不要用「前任院長」來稱呼我。其實，我是不善辭令的人，喜歡用文字，而不是說話來表達自己。我曾跟太太說，這六年，我或已耗盡我一生說話的 quota……請不要問我對未來的崇基有甚麼期望，歷史讓我見到，這些所謂的「期望」很容易成為別人的包袱。崇基的未來，不要靠一個人來決定，而是在座的每一位……「事實上，這一直都是每一位崇基人的舞臺。早在我上任之前，也在我離開之前 —— 就是了。」

最後，讓我借此機會，表達我心底的感謝。我很慶幸，這六年不是我一個人獨個兒去面對。感謝我的同工，我們有不同的位置，對問題也不見得有完全一樣的看見，但我們仍致力追求合一，為崇基的大公精神作註。我當然有我的缺點與不足，幸好有你們為我補位。我不敢說，這是一個最完美的團隊，但最少仍可以說，在關鍵問題上，「不割蓆，不分化，不篤灰」，是我們可以實現的。

當然，要感謝家人，特別是太太。這些年，只能說要她付出太多太多……我唯一仍可以給她的憧憬，是退休的日子。而這一天，真的不會很遠。

剛卸任的台灣副總統陳建仁在告別感言中引用了聖德蘭修女（St. Mother Teresa）的話：「我是上主手中的小鉛筆，祂在思索、祂在撰寫。祂作了每一件事，有時候還真是困難，因為這是一支折斷的鉛筆，祂還必需把它削得更短！」（I am a little pencil in God's hands. He does the thinking. He does the writing. He does everything and sometimes it is really hard because it is a broken pencil and He has to sharpen it a little more.）然後，陳說：「現在是該回到中研院作為上主手中的小鉛筆，繼續作研究、發表論文、寫書的時候了！親愛的國人同胞，謝謝您們給我機會，可以為大家服務，感恩！」

回想 1983 年入讀中大，1993 年開始踏上神學教育之路。然後，2004 年來到崇基，開始新一章。今天，2014 年起「被院長」的一章即將完成。然後，又要預備下一章……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還有多少章？還有多少個「然後」……此時此刻，活在不再熟悉的香港。放眼一切，盡是崩壞，罪惡權勢依然肆虐，惡人不可一世。求上主的真理保守我們，在黑暗世代中，不被世界改變，依然活出真實。「現在是該回到作為上主手中的小鉛筆，繼續作研究、發表論文、寫書的時候了！親愛的崇基人，謝謝您們給我機會，可以為大家服務，感恩！」

「軟着陸」的 Maisie 牧師

— 余秀嶽 (82' B.A.)

八十年代獲建築系取錄的余秀嶽，選擇了到神學組攻讀；神學畢業後，理應在事奉路上大展拳腳的時候，她選擇了留家照顧年幼的小朋友，成為全職媽媽；重出「江湖」後，於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事奉長達 25 年。余秀嶽牧師，1982 年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課程畢業，現為恩福堂的副堂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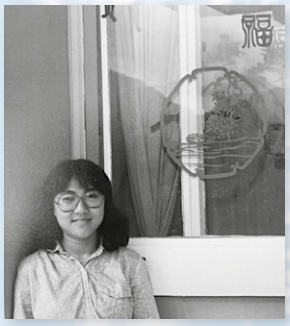
「這件事讓我明白若是上主的呼召，人始終是逃不過的。」

祖母在新會順天信主。余秀嶽的信仰由母腹開始，是第三代基督徒，家裏的基督教氣氛很濃郁。中學時期，如同其他基督徒青少年，她經歷相同的疑惑，也曾質疑自己的信仰。幸好，校內許多師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領她在中四的堅信禮再次確認自己的信仰，後來她更於預科年代委身上主，並打算攻讀神學。

獲按立當日，身穿一襲長袍的余牧師，站於兄長為她所寫的詩作前留影。

七八十年代經濟掛帥的香港，相對其他的專業，讀神學的取錄要求不高，有同學質問她是否擔心未能成功升讀大學而選擇攻讀神學，令她一度懷疑自己攻讀神學的心志。「建築設計也是我喜歡的科目，於是我報讀了香港大學建築系，並獲得取錄。上主的呼召很特別，即使我已決定入讀建築系，讀神學的掙扎從未離開過我。開學前的暑假，甚至有朋友問我，若上主呼召我去牧養群羊，我會如何？」余牧師當時一笑置之，心想一切都已經塵埃落定，毋須多想。人總是猜不透上主的心意，在建築系的細胞小組中，組員同樣提出不少問題，令她反思究竟她應以一生來建造樓房，還是建造人比較合乎上主的心意。深思熟慮後，她決定放棄攻讀建築，翌年，入讀崇基神學組。

在崇基的日子，余牧師參與不少活動，和師生打成一片。



余秀嶽自幼對中國文化感興趣，曾在神學日時提議以剪紙來裝飾神學樓。

「兄長提醒我，作為女傳道人可能要作好獨身的準備。」

放棄炙手可熱的專業，選擇攻讀神學，畢業後收入相對較低，余牧師感恩父母兄長都支持和尊重她的抉擇，而最令她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位兄長提醒她作為女傳道人可能要作好獨身的準備。

設於大學內的神學院，校園優美，圖書館館藏豐富，凡此種種令余牧師有如置身大觀園。崇基神學注重本色化和處境化，她入讀時正值大陸開放的年代，有很多值得思考和討論的問題。千人宴的壯觀情形、系際音樂比賽中激烈的戰況、結伴出外吃夜宵的熱鬧、張燈結綵的校慶日，神學樓「煮飯仔」的時光，黃昏許開明同學的放聲歌唱，每逢考試同學在宿舍大叫以減輕壓力的的情境，校園杜鵑花盛放同學卻無暇欣賞的無奈，寫論文時把書本堆滿一床的「盛況」，這一切對余牧師來說，都歷歷在目。「有一次籌款活動，同學們在神學樓各層露台向草地志願『死士』拋擲水袋，目的是為柬埔寨難民籌款。他們須找人贊助以參加此活動，活動甫開始，『死士』爭相走避，擲中可以籌款，擲不中也可以淋草……」再次回憶往事，余牧師還是忍俊不禁。

剪紙

當年神學生丟水袋的盛況。（余牧師為右五）

「當年在神學組，每一位老師身上都具備我要向他們學習的東西。」

牧會多年，余牧師難忘師恩。回想自己當年最鍾情陳佐才牧師任教之教牧輔導一科，對她以後在婚姻家庭牧養方面有重大的裨益；她在周天和牧師身上目睹何謂柔和謙卑，也親見德國老師戴智民牧師（Rev. Dr. Richard Deutsch）治學認真的態度；謹記潘應求牧師對女學生們語重深長的叮囑和教誨；Father Shied 的釋經課、李熾昌老師的舊約課、吳利明老師的教會歷史課都刻在余牧師腦海裏。「在崇基神學組學習的釋經方法，我畢生受用，最重要的是令我明白個人的看法並非唯一，也並非絕對真理，所以，我學懂得了欣賞別人，聆聽別人及學習對話。」

「群羊可由其他同工牧養，我的子女卻只有我這個媽媽。」

畢業後的余秀嶽，為了汲取不同的經驗，曾在學校任宗教教育主任，作好準備進入牧職。婚後子女接連出生，在學校事奉的經驗讓她知道母親對孩子的成長相當重要。經再三考慮，她決定暫緩全職工作，把時間奉獻家庭，全心全意照顧小朋友。其後，她舉家遷往澳洲居住。回流香港時，她獲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聘請為該堂傳道人，一晃眼 25 年。過去對家庭的付出，如今余牧師碩果纍纍，眼看兒子即將獲按牧，女兒於基督教機構服侍，無不令她深感安慰。

恩福堂會友由余秀嶽加入時的 800 名教友至現時約一萬名教友，她負責的事工和種類也越來越多。由起初的青少年牧養至家庭事工，及後成立單親團契，再到後來成為副堂主任，牧養和支援各牧者同工。「堂主任縱使與崇基神學院截然不同的神學傳統，但他仍對我相當信任。未按牧前，除了未具有牧師的銜頭，我已分擔了不少牧師的工作。」得到主任牧師和長執的支持和信任，屢屢獲委以重任，她銘感五內。

「於教會牧養最大的困難仍是人事。」

余秀嶽深深體會，在教會事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絕對是不容忽視的一環。「牧者和執事的關係密切，新手牧者萬萬不要急於改變現狀，一定要聆聽了解每一個群體，建立互信的基礎。」耳聞眼見不少年輕牧者碰釘，余牧師把過來人的經驗分享。「處於不同位置，具不同角色，自然有不同的考慮，當中往往會產生張力，牧者多從異象使命、牧養和管理角度出發，執事多從經濟、行政及細節出發，兩者若發生矛盾時，不妨冷靜下來，留意對方的關注點，互相耐心溝通、聆聽和商討，問題會較容易解決。」兄長余英嶽，既是同門師兄，也是香港中華基督教會的牧師，會與妹妹分享堂會管理和牧養經驗。

余牧師明言最享受的工作還是牧養弟兄姐妹。惟現時身為副堂主任的她須花不少時間於製定政策、牧養同工和行政工作上。「我告訴自己牧養同工及開會決策也很重要。」2016 年，中國基督教播道會通過按立女牧師，而余牧師則成為恩福堂首批獲按立的四位女牧者之一，日後亦會陸續按立女性牧者。「女牧者可以發揮『軟着陸』的角色。」雖然會內仍有少數聲音反對女性按牧，但余牧師認為男牧者重視方向及較理性，女牧者則重視感受和擅於表達，兩者之間若能互相配合，必能成就美事。

「軟着陸」的余秀嶽

教友都稱她為 Maisie 牧師，她喜歡和弟兄姊妹深入交往，也深信每個同工都有值得自己學習的地方；她重視對話和溝通，尊重他人的經驗；對一些與自己位置不同的人，並以不同角度看事物的人，她從不「硬」碰，總是希望能易地而處，盡力求同存異，也願意花時間聆聽和商討。這種「軟」，令余秀嶽最終選擇了建造人，而不是建築物；就是這種「軟」，她奔走於家庭與事奉當中，游刃有餘；也是這種「軟」，她在堂會的事奉中獲得長執、同工和教友的認可和尊重。

一直以來，父母和兄長（左一為余英嶽牧師）都非常支持余秀嶽。

訪問、整理：李廣平

神學院在線

課堂在線

有鑑於新冠肺炎肆虐，為減少外出以留家抗疫，香港中文大學宣布展開在線教學，師生須由 2 月 17 日起，按第二學期課堂時間表起進行實時在線教學。神學院跟隨中大的安排，開始了在線的教與學。

為支援各老師轉用視像教學，自一月底開始，由本院李均熊老師和資訊科技同工向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學習處方提供及建議的線上教學方案，並由李均熊老師進行了線上教學示範，及舉行「電腦班」，讓老師們現場了解如何操作。同工並預備了一個設備齊全的課室讓有需要的老師，可回到校園進行視像教學課堂。

對此，師生都有不同的回應和感受，我們一起看看：

老師在線

邢福增老師

第一次以 zoom 教書，上堂的人似乎都到齊了…
感覺上跟與面授課很不一樣…
幸好同學都有在 chat room 問問題，也有人開聲問及回答…
當然，也會有些有趣的事，如聽到同學的家人說：「老師的 office 好亂…。」，也偶爾聽到同學與家人的對話…。上完課後，比面授課疲累多了……

最後一堂代表學期和學年也將結束了。沒想到有同學送上小蛋糕，上面的造型，是“zoom”時的「我」，戴着“headset”，留着鬚上堂…

最後一堂課最後一刻，同學打開鏡頭，互相告別……

（在線教學的邢教授感受良多，竟把著名香港歌手葉倩文的名曲進行了二次創作：歌詞「飄他方的你可有上堂」顯示他對於同學是否會實時參加課堂感到掛心；「又是涼的 mon（屏幕），愁無盡的 mon」、「zoom 來也 zoom 去，zoom 風教人掉眼淚，何時才跟你可重聚？」「zoom 來也 zoom 去，我似 mon 空虛，只有信會跟你再共對」表達了他對實體課堂的留戀及期待。）

白德培老師

在線課堂和討論也很流暢。現在，有很多同學認為社交生活是大學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故此最近都感到有點失落。但也有不少同學很享受在線學習，他們可以在上課時坐在一個小空間，喝杯茶或咖啡，吃些東西，而且可以選擇不露面。我先把課堂上載，同學們看完後，我們正式上課時才討論，我發現效果不錯，比平常更投入。

黃慧賢老師

在線教學時，突然斷了互聯網，再用手機成功進入，彷如隔世，幸好同學們懂得自己「執生」（隨機應變）。

王家輝牧師

在線上進行「講道實習」課堂時，負責演示的同學因遷就鏡頭，故此其他同學只能看見其上半身，未能加以留意腰部以下的小動作而加以糾正。當然，由於負責演示的同學不需要面對一個個坐在跟前的同學，因而表現得更加自在，但是也因為有同學沒有開啟視像，所以演示者亦未能看見同學們的即時反應。究竟剛才的笑話好笑嗎？有沒有同學正打呵欠呢？這就不得而知了。

任卓賢老師

於在線教學初期，不太熟習系統。上課時一個學生都沒有，心想以為同學因在線學習，所以動力大減，自己都有點氣餒。但經仔細查看，發現自己按錯連結，入錯「課室」，怪不得沒有同學。

王珏老師

上課時，有時聽見狗叫聲，也有時聽見媽媽責備孩子的內容，感覺特別。

學生回應

Fanny Lo

其實我挺喜歡在線課堂，新約有一堂課我們嘗試過分組討論閱讀報告「那個加利利人的影子」，葉約翰教授與我們分組討論，同學可分享自己意見，聊得很開心。教授一去了其他組別，我們就用廣東話，聊得更開心。在線也可以分組討論，我們會開啟視像功能，大家看見同學們，又可以談談功課。前一段時間未能回到校園，可以上課真好，也不用長途跋涉回來；關閉視像後，可以同時間聽聽書，泡杯茶，吃點零食，做做家務。

Maria Chen

線上聽課已近三個月，由最初的不適應到在無可奈何中不得不「認命」。線上授課的 chat room 讓平日靦腆的同學更加自如的討論，回應老師拋出的問題；個別老師會在課前錄影，學生們提前觀看，以至於課上討論更加充分、細緻，然而，我可能太老派了，我無法與電腦屏幕上的老師有直接的眼神交流，更遑論大多數同學不開攝像頭，大家根本見不到彼此的臉，讀神學，不再是一群人，而是變成了一個人的事。

其他消息

獻心營

獻心營方面，本院取消了營會並安排參加者在線見面，就他們有興趣的範疇和相關的老師們見面，以了解更多參加者進修的心志、校方的課程內容、崇基神學院的特色等等。

教會探訪

教會探訪方面，本院原訂於 3 月 29 日舉行，受疫情影響，只由負責證道的老師出席，葉漢浩教授、王珏博士和王家輝牧師於事前已往探訪堂會作預先錄影。堂會包括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旺角堂、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協和堂及基督教啟光堂。

學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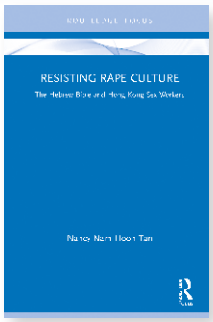
2019-2020 年度學生會也於四月正式卸任，完成最後一次線上會議。上任以來，中大停課，及至後來新冠肺炎停課，學生會完成了不一樣的一年。

新書推介

書名： **Resisting Rape Culture: The Hebrew Bible and Hong Kong Sex Workers**

作者： **Nancy N. H. Tan（陳南芬）**

出版社：**Routledge**



Resisting Rape Culture tackles controversial and harrowing rape myths prevalent in rape culture: namely that sex workers do not get raped, and that they are deserving victims of sexual violence. Commonly, sociocultural discourses depict sex workers as morally deficient and promiscuous, having sex with multiple clients in exchange for payment. Consequently, they are often considered deserving of rape, sexual assault and other forms of abuse, or as people who should expect to receive such treatment. In a way, the Hebrew Bible contributes to such stigmatiz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sex workers, given first its authority and secondly its negative portrayals of prostitutes as outsiders.

This cutting-edge book describes the rape culture in Hong Kong, focusing on how Hong Kong Christians interpret the Bible concerning prostitutes, and in turn how this affects the treatment of sex workers. Arguably when interpretations malign the prostitutes in the Bible, and do not critique how the Bible portrays these women, we promote the stigmatization of sex workers and, in doing so, normalize and trivialize sexual discrimination, abuse and violence, ultimately promoting rape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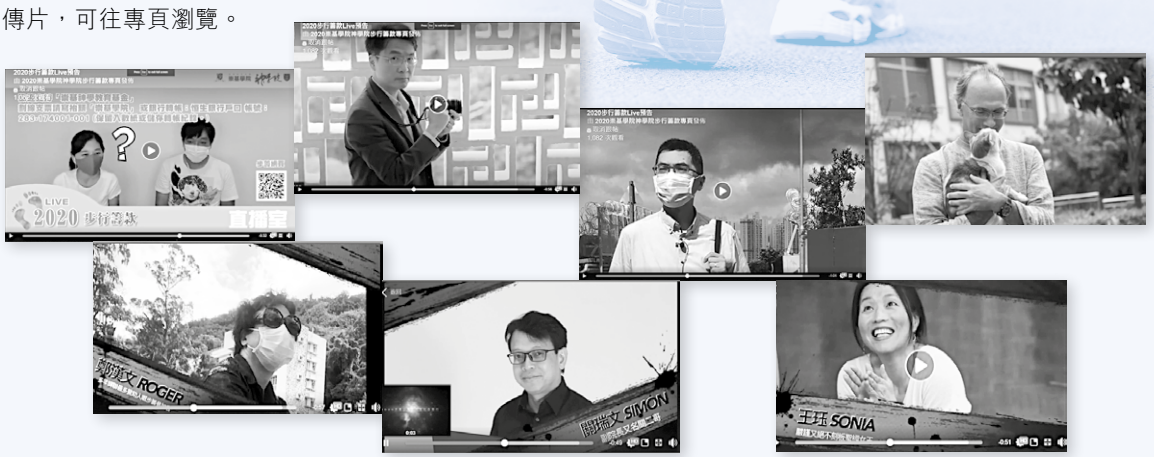
活動特別安排

本院在疫症蔓延期間，取消了大部分活動，包括傳經講座、課堂體驗週 、週一加油站等活動。為顧及安全，部分活動如：獻心營改為網上舉行，步行籌款則延期至 5 月 31 日。

2020 年「另類」步行籌款

步行籌款特定節目嘉年華會及盆菜聚餐將會取消，以避免人群聚集。為了繼續宣傳步行籌款活動，籌款小組於網上舉辦特備節目《老生常談》，邀請了本院教授與學生進行網上對話，暢談神學教育和疫情帶來的反思。影片已全部上載於步行籌款 Facebook 面書專頁。

2020 年的步行籌款就於 5 月 31 日下午舉行，目的是為「崇基神學教育基金」籌款。步行籌款小組更特別製作了宣傳片，可往專頁瀏覽。



新同事分享

彭偉瑜

大家好，我是偉瑜（Hazel）。我在 2020 年 2 月中時加入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要負責協調課程事務。自從畢業後，我一直從事有關教育方面的工作，曾在服務於本地高校及非牟利機構。感謝天父帶領我來到神學院，能在山明水秀的中大校院內工作，服務同學。大學校園對於我來說有一種獨特的魅力，即使是在外地旅行，我也很喜歡在當地的大學校院走走，感受當中的學習氛圍。如今可以在自己喜歡的環境中工作，願我可竭盡所能將工作做好，與同事們充分合作，讓同學有更美好的校園生活。

謝彩虹

我是謝彩虹，還記得八年前從內地大學畢業進入崇基神學院讀書，有心的同學在了解過我不太尋常的入讀神學院經歷後，會鼓勵說你的名字裏有美好的應許。只可惜當時受教不多，未能領會其中的深意。八年後完成博士學位再回到神學院，成為優質生命教育中心的一名新同事，人生仿佛畫了一個圓圈，帶我回到讀神學的起點，重新體會這段生命中經歷的恩典。

在疫情四起之時入職，雖不能像平日感受神學院教學、工作與生活的活力，工作計劃也面臨很多始料未及的調整，感恩在神學院這個群體始終有老師和同事盡心盡力的幫助，心中亦不乏溫暖，感恩神學的教育讓我在看見苦難時亦心存盼望。願各位崇基人身心安康，早日卸下口罩相見！

非常的一年 學生會會長卸任感言

猶記得我準備接任學生會會長之時，大致上估計任內一年將可能面對的狀況，但斷沒有預計過 2019 年是如此風雨飄搖的一年。我們繼承崇基的傳統，在香港社會的事情上從不缺席，因此在剛上任的時候，學生會全副精力已經放在香港反送中運動之中。

所謂「傳統」

或者很多人會有興趣，多達百人的學生群體如何處理面對社會運動中當中不同的意見。的確，我們的同學有土生土長的、有來自中國內地的、也有外國的交流生，每個人也有自己的考量，所以即使學生會擁有從同學而來的授權（我們不像中大其他學系需要成立反送中關注組），從來沒有要求同學在社會運動中有所參與或者表態，一切都出於自願性質。但說到底，我們這個群體都是彼此認同着某些普世價值才會匯聚於此：當我們看見別人的需要、當我們看見有人受傷需要醫治、當我們看見有人困倦需要休息……我們不言而喻，就做我們該做的事，同學們就是這麼可愛。我認為，這就是崇基優良的傳統，甚至無需要我這個學生會會長指指點點。

會長的「自覺」

越是有權，越需要自限，所顧慮的更多。作為神學院的學生自治組織，神學院給予我們支持，但這亦是我作為會長最感壓力的一環。在反送中的運動之中，學生會呼籲同學參與不同形式的抗爭行動，罷課也好，遊行集會也好。對我而言，每一個決定也來得小心謹慎，每一個參與罷課的同學，我也有責任要確保他們罷課並不會遭到處分，因此學生會需要與神學院商討當中安排；每一個出席遊行集會的同學，我也有責任保障他們能夠安全離開。要數擔任會長之職最具考驗的事，就是小心作每一個可能關乎同學安危、前途、權利的決定。「我呼籲他們參加，若果最後出了什麼差錯，我不可能是沒有責任的。」感謝上主，總算順利完成。

活在疫症漫延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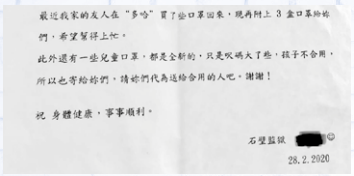
抗爭過後，原打算安安份份的完成自己神學學習的最後一個學期，誰會預計到又來一場瘟疫。疫症來臨將整個學習完全中斷，學生會原先安排了下學期的週四晚會亦被迫中止。這個時候，我們需要關注各個同學的狀況，尤其從內地返港的同學，將他們的困難轉達予神學院以提供協助。疫症之時，能夠省略的便省略，不能省卻的唯有硬着頭皮去完成。今年學生破天荒舉辦了一次網上的會員大會，在有限、不可控的處境之中，情況永遠不能達至完美，當中的錯漏、缺失，也許是我們學習體諒自己的「有限」的難得機會。

多謝關心

卸任了，我最想感謝是一眾與我同工的學生會成員。我們打拼了不平凡的一年，共患難、共生死，我們不求每個決定都能達成一致，但卻視每一個成員都為重要。我也十分感恩一眾老師對我們的包容，我們是熱血、是激進、也是躁動的一群，老師們常替我們憂心，但願我們今年的表現讓你們能夠引以為傲。作為「非常的一年」的學生會會長，為到「上莊」無感後悔，能夠擔任此職，實在為我三年神學學習中劃上完滿的句號。

感謝上主。

人間有情



疫情期間，本院師生及同事分別收到來自海外及內地的校友及同行者所捐贈的口罩和消毒搓手液，以至我們不至缺乏。本院全人感謝各地校友和同行者，您們送上的不單是口罩，也讓我們在逆境和困境中感受到愛和關心。願上主賜福您們。

院長行蹤

由於受疫情影響，邢福增教授原訂到台灣的演講及學術研討會，以及到溫哥華的研究工作，均須延期。

因應疫情普及的網上演講，邢教授先後於4月8日為「青年講社系列」主講「中國的政治、宗教與自由」，近940多人在網絡上就此課題作深入討論。4月17日，主講「1958：中國基督教的大改造」網絡演講。4月22日，在網上參與台灣中華福音神學院「從歷史看今日：中國教會的十字路口」，負責回應講員。

老師消息

黃慧賢教授

4月16-18日，黃慧賢教授本出席美國喬治亞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舉辦的會議，名為"The Rapid Religious Cultural Change Conference"，聯同張穎珊博士發表"Situated Women's Leadership: A Historical Revisit of the Hong Kong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文，唯因為新型肺炎肆虐而推遲。

另，美國普度大學Center o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於5月3-4日舉辦的會議The Conference of Generational Legacies: The Family in Chinese Christianity也遭取消。黃教授本發表文章"Reclaiming a Female Chain of Descent: The Continuation of True Light Seminary's Mission and the Luo-Liu Family in South China Mission, PCUSA"。

恭賀

4月19日，張沛義傳道（12' MDiv）獲博愛潮語浸信會按立為牧師，典禮因限聚令而閉門進行。

願上主保守。

哀悼

黃蕉風先生（13' MACS; 14' MATS）的父親黃秋葦先生於4月19日安息主懷。願天父親自安慰蕉風和家人。

馮達揚先生（08' MDiv）的父親馮卓鏞先生於4月22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定於5月23日萬國殯儀館舉行。

願上主賜離世者永恆的安息，並使其家人和朋友得安慰。

哀悼

本院前任神學組主任戴智民牧師（Richard Deutsch, 1928-2020）於2020年4月7日在英國安息主懷，享年92歲。戴牧師於1957年奉巴色差會差派來港，曾任崇真會樂育神學院教授及副院長。1966年，樂育神學院併入崇基神學院後，戴牧師成為本院舊約教授。1977年8月至1980年7月，出任崇基神學組主任。1982年7月回國，在本院事奉達16年。多年來，戴牧師委身崇基神學教育，深獲師生愛戴。在任期間，致力於「提高學術水準」、「神學本色化」及「神學不能與現實脱節」等目標，對本院的發展，貢獻良多。如今，戴牧師已安息上主懷中，願上主親自安慰他的家人。**崇真會設立了紀念網站，歡迎各校友留言致哀：http://http://richard.ttm.org.hk/**

神學院通訊　督印人：邢福增教授　總編輯：李均熊博士　執行編輯：李廣平小姐
如有重複郵寄問題或需要更改通訊地址，請即通知本院
Design by CA Design